



海铺古桥犹如一位沧桑的老人，默默守望着海铺，桥下那清澈的涓涓细流，见证着海铺的历史，也将见证未来。

海铺的桥

■ 胡光贤

桥，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现代城市中，石拱桥、铁路公路桥和立交桥等不同的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交通尚不发达的过去，人们在河流和小溪上修建的众多木桥和石桥，不但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贵州省盘州市两河街道海铺村，有一座古老的石桥，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见证着海铺的历史变迁和岁月流转。

从两河茶厅安置区驱车前往海铺，在细雨蒙蒙的天气中，我步行来到海铺古桥处。海铺古桥名叫小石桥，据相关史料记载，“海铺桥”建于明代，但具体时间不详。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提到过40余座桥，贯穿从独山司司(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委下司镇)到亦资孔(今贵州省盘州市)的路上，或许，小石桥就是其中之一？村里的几位耄耋老人也曾提到，小石桥是从亦资孔通往盘县(双凤老城)的主干道，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茶马古道自唐代起，为当地人民的需求而形成，是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的商品贸易通道。而双凤老城是一座已有600多年历史，因此，推测小石桥应伴随其建立而诞生，也有近600余年的历史。

小石桥为石拱桥，以石灰作为胶凝材料，用青石镶嵌而成。尽管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一些石块的颜色已变深，但石头的衔接处依然可见白色石灰。小石桥的桥面宽约一米八，桥高约三米，拱圈跨径约两米，传说当年海铺人放牛，骑在牛背上过桥时，举手还够不着拱顶。如今，小石桥的两端已被沙淤堆积，整个桥体被掩埋近两米深，只能看到桥体的腰部到拱顶部分。小石桥的原貌也已经改变，桥面上被厚厚的水泥板覆盖，桥两边的石阶被泥土掩埋，连接古驿道的石块渐渐消失，变成一条平整宽阔的水泥路。所幸的是，海铺在基础设施改造中没有破坏小石桥的主体结构。由于桥两边呈直线连接，如果避开小石桥修建新桥，路线需要重新规划，因此，他们选择在小石桥的桥顶建一座平桥，以石桥的拱顶为支撑点，同时更好地保护其桥面。

住在附近的冯小羊，已过古稀之年，他告诉我，在小石桥南面原来有一座小山丘，名为宝山，旁边有一棵古树——大青树。可惜因海铺坝子建设农田，山丘被夷平了，大青树也不见了。

而未曾改变的是——海铺原来有许多人家以放羊为生，过去，他们赶着羊群经过小石桥时，偶尔会碰到偷羊的贼悄悄顺手抱一只羊藏在小石桥下面，待羊群全部走过后，再把所偷的羊牵回去。为了不让羊被人偷走或丢失，村民们便喂养了几条狗，用来守护羊群的安全。直到今天，海铺仍有几户人家养着上百只羊，偶尔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只狼狗走在羊群最前面，牧羊人走在中间，另一只狼狗跟在最后，浩浩荡荡的队伍井然有序地走在主干道、经过小石桥，成了海铺的一道风景。

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对小石桥并不陌生。小时候我就知道这座桥，还经常吆牛在石桥附近泥土埂上放，用镰刀割桥两旁河道里的水草给牛吃。记得我刚上一年级时，从我家所在的周家队寨子到海铺小学，必须经过大桥。在我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一场滂沱大雨让河水几乎淹没了河堤。平时，水流较小时，人们可以从距离离大桥200米的河道通过。但那天彻夜的倾盆大雨，河道里因此灌满洪水，甚至冲垮了大桥南侧的一部分河道。

那时我刚开始步入学堂，误以为周末也要上学。母亲便拉着我，打着伞送我去学校。

通往学校的路，必须经过海铺大桥。母亲带着我走到被洪水冲垮处的河堤旁，坝子水田里的水如支流一样融入河道。母亲背着我跨越近两米长的坍塌河岸，我在她的脊背上看到离我如此近的洪水，身体瑟瑟发抖。还好，母亲小心翼翼地带我穿越了这个“屏障”。

就在我们即将到达海铺大桥时，遇到班主任方老师。他告诉我，那天是星期六，学生不上课，即便是上课，遇到如此恶劣的天气也应该让学生请假，不该冒险去上学。母亲默默无语，背着我再次跨越坍塌处的河堤返回家中。

如今，过去整整30年了，那时的场景依然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因为在小学第一周就经历洪水带来的“磨难”，才让我下决心在学校必须好好学习，不能辜负父母的期盼。

关于与小石桥的交集，我还有一段至今难忘的经历。那是高考落榜的我，在社会上漂泊了近两年后，又决定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再次参加高考，并准备去盘县二中插班复习时候的事。上学的第一天早晨，母亲为我做了一顿油炒饭。这顿早餐尤其特别，因为饭里多了许多火腿肉片，味道比平时香得多。我心口明白，这是母亲为我重新步入学业之路的饯行餐。早晨7点时，天刚蒙蒙亮，母亲决定送我一程，送到离家400米的小石桥后，我需要穿过拱桥，通过一个叫沙子地的寨子，再顺着石沙路走到海铺老公社旁的320国道，乘坐中巴车去学校。当我已走出几百米时，回头望去，母亲依然伫立在小石桥上，远远地望着我。那一刻，我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我强忍着眼泪，内心深处充满了不安。在母亲送我的路上，她没有嘱托，但母亲站在小石桥上，让我终生难忘。我离开家乡去二中求学，再次备战高考，而后奔赴异乡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大学毕业后，我先在水城县工作两年，再考调到那城区工作。回到红果时，听着熟悉的“盘县话”，

仿佛又看到了母亲站在小石桥上，的身影。在我的心里，小石桥不仅是一座古桥，更是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承载了我的满满乡愁，是我在故乡时对远方的无限向往，更是我远走他乡时对回归的殷切盼望。

海铺建设小石桥与其地理条件有关。海铺原是一片海滩，随着地壳运动和海水下落，形成了一片上千亩的四形山丘，常年积水。那时，村民靠养殖鱼和放羊为生，叫作海子铺。海铺相对平整、呈椭圆形，称为海铺坝子，周边被小山包围着，是种植水稻的好地方，土壤肥沃，水源丰富，且坝子周边山坡上有不少人家居住，水田离家比较近。在贵州红果经济开发区(两河新区)及沪昆高速、沪昆高铁、六盘水高速开发前，海铺坝子里种植的水稻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由于坝子里成片的水田需要灌溉或排水，小石桥正好跨越海铺主河流，连接通往双凤老城的主干道，也因此有了小石桥。

随着地质环境的变化，从小石桥北面流出的水逐渐变小，而与小石桥的东西面平行，距小石桥150米处的河流则演变为海铺的主河流。这条河流基本将椭圆形的海铺坝子从中间呈南北方向切割开，水源自海铺西边的水田寨子和一个叫黄家田的地方，随着流动，水量越来越大，最终汇入主河流，穿越海铺坝子，流向东面的海坝头落水坑。

20世纪末，政府曾拨款修建从水田一带延伸至海铺活动室附近的海铺大桥。两边河堤全是用石头砌成，高约两米，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三米。

海铺大桥相对于小石桥而言是一座更大的石拱桥，建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50年。当时，任海铺村主任的胡必祥带领周边群众从附近山上开凿石头，炼制石灰，再通过马车将材料运到建桥地点。建成后的海铺大桥成为周家队、大坡上和董家等几个寨子通往海铺活动室的必经之路。

海铺大桥虽然是因小石桥的功能变化而建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石桥失去了作用。小石桥仍然架起了从北面流入的河水，再流入主河流，依然是冯家坎寨子通往村活动室主干道上的一座重要桥梁。

穿越小石桥，走在曾经的茶马古道上，那些深深镌刻着马蹄印迹的岁月石块，越来越少。记忆中，我从海铺步行十公里到位于扯扎村的两河中学读书，每天都要经过小石桥通向双凤老城的古驿道。能见到古驿道石块的地方，是海铺到冯家庄之间的茶厅寨子，尤其是夹马石附近，约500米的路段上铺满了许多形状不规则的石块。虽然大部分石块是后来人修补的，但一些石块上仍保留着马蹄或深或浅的印迹。如今，这些石块都看不见了，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跟小石桥附近的古驿道上的石头一样，被埋进了大地深处。

小石桥见证了海铺村的历史，见证了海铺人的生活，也见证了一段红色记忆。

1936年3月，红二军团长征经过盘县，正在云南哨(今盘州市两河街道冯家庄村)修筑黔公路的民工中，有400多人集体加入了红军，王绍清和李平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踏上红军长征的革命征途，与大部队从双凤老城出发，走在古驿道上，经过海铺，跨越小石桥，到云南平彝县(今富源县)的白水，再经沾益、曲靖、昆明等地，渡金沙江到达甘孜，历经雪山草地，最终到达甘肃省会宁的将台堡，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胜利地完成了全国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任务。

当时，整个盘县有700多人参加了红军，能够在盘州文史中记录下来有名有姓的仅有四人：海铺的王绍清、李平和冯远昌三人，以及出生于原盘县特区普古区淤泥乡中心村(今淤泥彝族乡中心村)的张其生。海铺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海铺人。

在新时代，这座有着红色故事的村庄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如今，小石桥下流淌的水，汇聚到海铺主河流，再经过50年沉淀的海铺大桥，流向海坝头，最终进入落水坑成为地下水，在暗流中涌动着、奔腾着。有趣的是，从小石桥出发的河水流到海坝头，正是如今的海铺互通立交桥，这座桥是连接贵阳、昆明、兴义和水城四座大中城市的立交枢纽，于2016年年底全面建成投入使用。我仿佛看到，顷刻间，承载着海铺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洪流，正从小石桥流向海铺互通立交桥，见证着海铺的悠悠岁月，从古代流向现代文明。

近年来，海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条条水泥路通向家家户户，民房的屋檐都用石灰粉刷，屋内墙壁满是瓷粉，庭院里铺的是水泥地。村里还对厕所进行改造，修建垃圾池，环境更卫生清洁了，居住环境变美了。小石桥下，流淌的河水也变得更加清澈了。

海铺位于老城区的中间地带，距离新老城区15公里左右，原来人们乘坐客车到城区需要一个半小时，如今穿越海铺境内的有沪昆高铁、沪昆高速、水兴高速及连接新老城区的快速通道——盘州大道，还有正在建设中的盘兴铁路。更加便捷的交通枢纽，让海铺人一张高铁票就可以直达北上广深。境内每天有多辆公交车运营，开着私家车到红果新城也仅需20分钟。在海铺，像我一样在城里的上班族都是早出晚归。

海铺水清清，古桥情悠悠，两岸景盈盈。历经古桥文化的洗礼，以及红色文化的熏陶，海铺从见证茶马古道、革命时代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步入新时代，海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住上了小洋楼，有了小轿车，村庄越发洁净，海铺人的生活也更加舒适、幸福。

海铺古桥犹如一位沧桑的老人，默默守望着海铺，桥下那清澈的涓涓细流，见证了海铺的历史，也将见证海铺的未来。

(作者简介：胡光贤，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



即便是孝庄文皇后，也仅凭一卷册文、三幅画轴拼凑出她的一生，而那些珍贵的细节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模糊不清，只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



■ 熊维西 文/摄

于今夏走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因为听闻此馆在今年1月从故宫西华门迁至祈年大街的新址，新馆里藏有明清时期的77个全宗档案，总数达1000多万件，与殷墟甲骨、敦煌写经、居延汉简并称中国近代四大文化发现。而在卷帙浩繁的历史档案中，亦可追寻到女性的踪迹，特别是赫赫有名的孝庄皇太后。

新馆建筑外形高大庄重，外立面的24枚玉玺纹样雕刻和入口铜门三角六棱窗纹样，精美而独特，融合了传统元素与现代风格。在大厅里徘徊不前时，一位老先生走进来，并主动指引我去2层基本陈列展，而他则去了6层档案利用查询区。当天馆内的参观人数并不多，前往6层的人几乎占了大半。这也是历史档案馆区别于综合性博物馆的一大特点，它的展品相对较少，观赏性也并不凸显，而是以提供档案查阅和研究服务为主。

走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层的基本陈列展厅时，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悬挂着“兰台翰墨 家国春秋”八个金色大字的球形穹顶，它们缓缓垂下，犹如一道流淌的瀑布。弧形背景墙上刻有用繁体字或满文书写的“奏请”“奉天承运”“知道了”等浮雕字样，它们是明清时期的公文中最常见的书面用语。基本陈列展精选了明清200余件档案珍品，大到《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大明混一图》《清代大金榜》举世闻名，小到《猫狗名册》令人忍俊不禁。环顾整个展厅，幽暗的光线营造出深邃的氛围感，将那些被明亮灯光聚焦的档案衬托得格外醒目，它们像是从历史长河中跃然而出的璀璨明珠，散发着历史的厚重气息。

在清代展厅的门口处，一组高约三米的雕塑赫然矗立在眼前，随即进入视线的是一幅满蒙贵族装扮的女性肖像工笔画与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并列悬挂于展厅内，这位凤姿非凡端坐于宝座上的女性便是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

这幅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孝庄文皇后像》由清宫廷画家所绘，原作绘制于绢本之上，其高度为255.5厘米，宽为116.8厘米。画师笔法精工，设色富丽。孝庄文皇后的面庞慈祥，眼神坚定。华丽的朝服上绣满金黄色的龙纹，朝冠缀满凤凰形态的珠宝。画面中，天青色的运用仿佛为画面注入一抹澄澈，庄重中透出高雅；而明黄色如阳光般耀眼光目，彰显出孝庄皇太后的威严仪态。

在《孝庄文皇后像》下的展柜内，还展陈了一幅龙纹镶边、黄底红字，用满、蒙、汉3种文字书写的布面长卷，上面写道“……兹尔布布泰系蒙古廓儿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天成。朕登大宝，爰仿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尔其贞懿恭简纯孝谦让，恪遵皇后之训，勿负朕命。”这幅文书是在皇太极于盛京(今沈阳)称帝时颁布。12岁便嫁与皇太极的布木布泰，在23岁时入主台上五宫，被册封为次西宫永福宫庄妃。古代宫嫔的位置象征着主人的地位，高于西、北高于南，在五宫中，次西宫的地位排在最后。尽管如此，其他四宫的册文均已不存，仅有她的这件还珍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这也足见孝庄文皇后的政治地位。

因为渴望了解更多关于23岁的布木布泰，我怀着这般好奇，来到了6层的档案利用查询区，试图探寻更多有关她的点滴印记。就在这里，我找到了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庄妃朝服像》的图像资料。画像上的布木布泰身着红色朝服，头戴红黑相间的朝冠，有若干只金凤镶嵌其间，口中衔着珍珠，端坐在宝座之上，那时的她眉清目秀、面露青涩。布木布泰在庄妃与孝庄文皇后两个时期里的样貌、神态、衣着截然不同，仅从画像的尺寸上也能发觉她在不同时期地位上的差别，《庄妃朝服像》仅有92厘米高，43厘米的宽度，尽管同样画工精巧，却只绘制于纸本之上。

青史之内，女性之常名被淹没。除册文与画像外，更多有关庄妃的记载就难觅踪迹了。人们也只



▼ 庄妃册文



孝庄文皇后像(故宫博物院藏)

能从仅有的文字记载之中，想象布木布泰的蜕变与成长。自小便生活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金戈铁马的征战岁月之中，在那弥漫着烈烈硝烟与雄浑气魄的氛围里，耳濡目染间，她表现出了不凡的政治洞察力和处事才能，在清廷内拥有极高的话语权。这一判断，从皇太极猝然驾崩后，在无遗诏的情况下，布木布泰力排以战功赫赫、正值盛年的皇长子肃亲王豪格以及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主的皇位争夺势力，成功扶持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即位并稳定清初的政治局势上便可知晓。

展厅中，《孝庄文皇后像》的左侧，是一首福临所作七言绝句《万寿诗》。这首诗是福临为43岁的母亲布木布泰祝寿而写的30首诗之一。原作藏于故宫博物院，是一本内府刻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展板上，也只能看到这一首。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女中尧舜今重见，华祝惟应颂有高。”可见彼时的布木布泰在福临心中的才干和地位。她的身份不只是皇上的慈母，更是辅国之臣，是可以与君王媲美的“女中尧舜”。

在布木布泰的辅佐下，顺治6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的18年中，他定鼎北京，统一中原；整顿吏治，严惩贪污；推崇儒家，注重文化教育；缓和满汉矛盾，促进民族融合，为清朝统治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而在顺治帝驾崩后，痛失爱子的布木布泰又开辅助顺治帝的第三子玄烨。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中，存有一份《康熙帝亲政诏书》。这份诏书为黄纸墨书，长380厘米，宽80.6厘米，上面写有“朕以冲龄嗣登大宝，辅政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谨遵……”以满文和汉文书写，并盖有满汉合璧的“皇帝之宝”印。这份诏书颁布于康熙六年，此时的鳌拜把持朝纲，独断专行，以索尼为首的几位朝臣共同奏请皇帝亲政。经布木布泰允许，玄烨于七月初七在太和殿主持了亲政大典，昭告天下，举国相闻。两年后，康熙擒鳌拜，巩固了皇权。

作为康熙帝的皇祖母，布木布泰陪伴他26年。在她的悉心教导和辅佐下，玄烨勤奋好学，逐渐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君主。他成功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三次亲征噶尔丹，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功业。

继续埋头于数字档案的探寻时，在“清代图典”目录下，还有一幅《孝庄文皇后便服像》。有别于前两幅朝服像，画中的孝庄文皇后只穿了一件简朴的黄色长袍，手持佛珠，全身上下没有佩戴任何珠宝，她的身体略微发福，浑身散发出一股“松弛感”，目光坚定地安坐于龙椅上。这幅画像较于前两幅，尺寸更大，有262厘米高，181.6厘米宽。虽然画像的绘制时间没有明确记载，但从画面上孝庄文皇后的状态可以推测这时处于她的晚年时期。“……逮于耄龄。圣敬日跻。敦尚俭素衣不饰浣濯。食不取珍异。”在数字档案的《大清会典》八十七卷《孝庄文皇后懿训》如此记述，恰如此时身着便服的孝庄文皇后的心境吧，人老到老，崇尚俭朴，素衣简食……

岁月无情地流转，布木布泰在时光的长河中渐渐老去。一个凛冽的冬日，75岁的布木布泰与世长辞。她的离世令当时年仅34岁的康熙帝悲痛欲绝，他遵照祖母遗愿不与太宗合葬，因此，她的灵柩停放在清东陵的暂安奉陵长达30余年。直到雍正三年时，雍正帝才将她的太祖母葬在孝陵的南边，并定名为昭西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中，有一张昭西陵的照片，尽管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人为的破坏，昭西陵的部分建筑已经受损，但仍能清晰地看到它的基本样貌。琉璃花门、琉璃斗拱以及红色宫墙展现了满族特色。除此之外，在档案图像中，一件孝庄文皇后的谥册也格外引人注目，它由10片长29厘米、宽12.9厘米、厚1厘米的玉质石片经黄色织布连接而成，上面刻有雍正帝为孝庄文皇后所加谥号“孝庄仁宣诚宪恭懿昭德翼天启圣文皇后”。到了乾隆朝，乾隆又为孝庄文皇后加谥“纯徽”二字，并制作了交龙形状的一方谥宝大印。档案中记录的这延绵了三代的祭奠，无不体现了后代君王对孝庄文皇后的敬仰和怀念。

世人常对稗官野史津津乐道，为这位“清朝兴国之太后”杜撰出各种浪漫故事，但孝庄文皇后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才是她的卓越之所在。历经三朝、辅佐清初两代君王，奠定清王朝盛世基业，却从未因个人的政治野心而干政、乱政。同时，作为两代幼主的照拂者和教育者，她给予了后辈充分的自主权，只是悄然退居其后加以指引，为他们排忧解难。即使是在相隔数百年后的今天，这种教育之道仍然值得借鉴。

诏书、诰命、敕諭、朱批……明清档案如汗牛充栋，可女性的春秋不似朝堂风云那般波谲云诡，在档案中有关她们的记录如浩渺繁星中的一粒尘埃般难寻踪迹。即便是孝庄文皇后，也是仅凭一卷册文、三幅画轴便拼凑出她的一生，而那些珍贵的细节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模糊不清，只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然而，也要感谢这些珍贵的“兰台翰墨”，在那泛黄的纸页间，为世人留下了关于她的传奇。